

守護世界的城牆傳說

◎ 唐澄暉

沒有人知道移動的城牆在那有多久了。人們只知道，不管往哪個方向，只要不回頭地一直走，最終都將被它擋住。

移動的城牆是個繞行的巨環，人們就居住在環中。太陽從牆上升起，落入另一頭的城牆，從人們的腳底回到原點升起，這就定義了世界的一天。牆上唯一的一座城樓，則定義了世界的一年——城樓隨城牆繞著圈，一天天遠離升起的旭日，一天天接近落下的夕陽。當夕陽落入城樓的那一刻，牆就會停止行進，若那時城樓上出現一絲縫隙，外頭的惡魔就會在血紅色的夕照下鑽進牆內，徹底毀滅人的世界。

沒有人可以控制牆的行止，亦或是城樓的開合。人們只能用一整年辛苦的收穫來堵住城樓的縫隙。從山頂下來的祭司，催促壯丁們把裝滿作物、牲口和孩童的籠車推向小山丘一樣的醜陋城樓裡，母親們絕望的哭喊和孩童驚恐的尖叫響遍整個世界。一片沉寂後，城牆再度轟然起動，城樓又朝著日出的方向前去；世界又逃過了一劫，直到城樓又從另一頭抵達夕陽下。

沒有人敢妄想越過城牆，更別說懷疑、忤逆祭司定下的規矩。雖然無法反抗，但不是每個人都甘願獻上一切，尤其是那些孩童的母親。這一年城樓快抵達落日時，又有一位母親藏起了孩子，拒絕交給祭司。經驗老到的祭司們輪番複誦城牆的教條，那些只有山頂上的他們能看到的真相——城牆外盡是人們難以想像的幽暗與邪惡，連日月星辰都感到害怕，只敢在牆內的天空中運行。是城牆繞出的圓維持了世界的完美，它保護著所有人，也擁有著牆內的一切，最美好的作物、牲口和人子都歸給守護世界的城牆，是不可違抗的天經地義。

但母親拒絕了城牆。懷孕的重量都壓在她身上、分娩的痛苦也烙在她身上、滋養的乳水也來自她身上，不論城牆如何轉動、日月怎麼起落，她都是這孩子真正唯一的擁有者。祭司們憤怒於母親不知天高地厚，卻也翻不出什麼能駁倒母親的教條。他們的正當性被反駁到只剩罰則——不順從祭司與城牆的人，都將被迫走進下通地底的入口，讓深夜穿過的太陽燒成灰燼。

就算是自身消滅的威脅，也阻止不了讓骨肉延續的願望。她還是沒說出孩子藏在哪裡。祭司們向整個世界下令，把這孩子找出來，她便悄悄帶著孩子逃走。她知道不可能往牆外逃——從來沒有人敢爬上城牆，牆面的綠意下藏著銳利粗糙的形狀，光借著牆壁行進的力道，就足以從貼近的人身上刮下整層皮。她知道祭司下了令就不會有人忤逆，所以更不敢躲在人群間。她索性拉著孩子往山上逃，也許祭司都已下山準備今年的儀式，或許還可以找到山洞在裡面躲過這一年。

然而這座祭司口中的禁忌聖山，絲毫不給母子倆一點遮蔽之處，母親只好背著孩子繼續向上，直到兩人在山頂的冷風裡瑟縮著。母親絕望地祈求著各種不知名的神來解救，但只有太陽聽見她的禱告現身；它照亮了一切，讓母親看見了祭司從未說出的真相，並把一點點自己的力量分給了母子倆。

——節選自 唐澄暉，《陸上怪獸警報》，桃園：逗點文創結社，2015年，頁191-193。